

## 第一章 久違的團聚

初夏時節，天還殘留著春末的一絲涼意。

滂沱大雨傾盆倒下，街上百姓淋著雨不焦急躲避，反倒興高采烈的擠在路邊，彷彿今日是什麼要慶賀的年節般。

錚錚馬蹄聲由遠及近，人群中不知是誰高喊了聲「金將軍」，密密麻麻的人群瞬間炸了鍋似的歡呼起來——

「金將軍回來啦！」

「將軍！」

街尾人煙稀少處停著一輛青色馬車，車內少女聽見外面吵嚷的歡呼聲，正掀了車簾往外望。

巴掌大的小臉，肌膚白皙勝雪，一雙鹿眼琉璃珠子似的還蒙著水氣，兩腮紅暈淡淡，更是惹人憐愛，眉眼唇鼻無一處不精緻，就連窗邊搭著的兩根瑩白手指都青蔥水玉般讓人挪不開眼。

「姑娘姑娘，老爺他們回來了！好威風啊，百姓們都圍在道邊，可高興啦！」一個穿著杏黃色衣裙的小姑娘喜孜孜地跑回來稟告，清亮的聲音像雀兒般吱喳個不停，喜氣洋洋的。

少女聞言喜不自勝，淚珠子控制不住地落下，「爹爹……」她已經有三年多沒見過爹爹娘親和兄長姊姊們了。

「姑娘別哭，老爺他們見了該心疼了。」一旁水紅色衣裙的姑娘勸道。

「是是是。」金穗穗忙擦了擦眼淚，眸子亮晶晶的滿是喜色，「夏蟬、春鯉，我們去迎爹爹他們。」

說著，她扶著春鯉的手下轎，一旁的夏蟬撐上傘。

金穗穗步子匆匆，時而停一瞬踮腳望望，黑漆漆的眼裡都是期盼。

她站在百姓中，被那震天的歡呼感染得不禁又紅了眼睛。

熟悉的馬蹄聲越來越近，人群也愈加興奮起來。

「金將軍可終於回來了！」

「可不？將軍夫人還有公子小姐們也都回來了。」

「真是虎父無犬子，金將軍一家人都上了戰場，將那北蠻打了個落花流水。」

「要我說啊，虎父無犬女才對！聽說金將軍的女兒巾幗不讓鬚眉，以百人之數破了北蠻的埋伏圈，單槍匹馬殺入敵營取了北蠻一個將軍的首級大挫敵軍士氣。」

「女兒？不是說金將軍的女兒自幼體弱，養在深閨，怎能上戰場？」

「那是小女兒，隨父出征的是大女兒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……我聽說將軍的小女兒貌若天仙、飽讀詩書，琴棋書畫沒有不會的。如此看來金將軍真是有福氣，兒子們驍勇善戰，女兒們一文一武，當真是上蒼尤為照顧。」

聽見周遭百姓都在誇讚父兄姊姊，金穗穗自豪得眉開眼笑，本就挺直的脊背又挺了挺。

只是……那個嬌嬌誇她的話誇張得怪讓人臉紅的。

另一邊，金大勇一身鎧甲，騎著高頭大馬笑呵呵地朝百姓們招手，他笑得憨，久未打理的鬍子也跟著一顛一顛的，正樂呵著，忽地瞧見人群後立著個戴帷帽的少女，一身青綠色的裙衫，纖弱得像柳樹枝子。

他不由自主地停下，銅鈴似的大眼閃著點點淚光，那不是他的小閨女穗穗嘛！血緣之間聯繫玄妙，即便她戴著帷帽看不真切面目，但他也能一眼認出那就是金穗穗。

鐵塔似的大男人瞬間哭成了個淚人，手忙腳亂地下馬跑過去。

百姓們紛紛讓道，好奇地看著。

「穗穗！」

「爹爹！」金穗穗棄了夏蟬的傘，疾步跑向那個鬍子拉碴的男人。

「慢點慢點！」金大勇急得加快步子，生怕小閨女摔了。

金穗穗撲進他懷裡，規規矩矩的帷帽擠得歪了也顧不得，「爹爹……」

金大勇抱著香香軟軟的小女兒，連日趕路的疲憊一掃而空。他拉著金穗穗的手左看右看看了好幾圈，頗為欣喜，「穗穗比三年前長高了些。」

「爹爹瘦了。」金穗穗有些難過，舉著帕子給爹爹擦眼淚。

「不是送了信讓妳直接入宮等嗎，怎麼自己來了？還下著雨呢。」金大勇接過夏蟬手裡的傘替金穗穗撐著，心疼地拂去帷帽上的星點雨水。

「我想爹爹和娘親了，實在是等不及。」金穗穗不好意思地笑笑，「娘親和哥哥姊姊呢？」

說曹操曹操就到，不遠處馬上有人呼喚，「穗穗！」

幾個欣喜的聲音摻雜在一起，金穗穗聽見後抬頭看向來人，開心得說不出話來。

幾人紛紛下馬，圍著金穗穗，內心說不出的高興。

「穗穗長高了。」大哥金河清習慣性地抬手想摸摸她的頭，卻只尷尬地摸到了微涼的竹骨。

「變漂亮了！」二哥金海晏笑咪咪地誇。

「去去去，小妹戴著帷帽呢，你怎麼看見了？」三哥金和豐照例同金海晏拌嘴。

「你不會說話可以不說。」

一個清冷女聲響起，金穗穗偏頭，只見一名生了雙潑灑桃花目的女子英姿颯爽地翻下馬來，她忙不迭地跑過去，親暱地挽上那女子的手，聲音軟軟，「姊姊！」看了一圈都沒看見娘親的身影，她整顆心驟然提起，聲音慌得發抖，「娘親呢？是不是受傷了？」

「沒有沒有，娘親說清水縣有味藥材有止血奇效，帶人去挖藥材了，大概明後日就回。」大小姐金黍黍忙道。

「那就好……」金穗穗清楚娘親愛藥成癡的脾氣，這才放下心來。

她看了看爹爹，又一一將哥哥姊姊們打量了遍，心裡一酸，聲音哽咽，「都瘦了。」

「哪裡瘦了？是壯了。」金和豐嘻嘻哈哈地哄著，「妳哥哥我現在能撂倒一頭牛！」

「撲！」金穗穗破涕為笑，周遭的百姓們也都跟著笑。

氣氛和樂，百姓們對金家的將軍們都是衷心愛戴。

「好了好了，別耽誤了入宮的時辰。」金大勇怕小女兒又傷心起來，大手一揮讓兒子女兒們上馬，「穗穗，妳的馬車在哪？」

金穗穗搖搖頭，「我想跟爹爹騎馬。」

「好。」金大勇對女兒百依百順，抱著輕飄飄的小閨女上了馬，自己落在她身後。馬兒穩步前行，他眼角忽地又閃了淚花。

穗穗七個月早產，小貓兒似的連哭都不大能行，原以為是活不成的，誰料一晃眼就長成大姑娘了。

想到這他不禁笑出聲，笑著笑著又忽然重重歎氣。

金穗穗覺得奇怪，轉頭去看爹爹，「爹爹您怎麼了？」

「沒怎麼沒怎麼。」金大勇拍拍她的手，「閨女好不容易養大了，就要送到別人家裡去了，他娘……」的。

他一梗，訕笑著將冒到嘴邊的粗話嚥了回去。幸好夫人沒聽見，幸好幸好。

「爹爹說什麼呢，我才不嫁。」金穗穗羞得滿臉通紅。

「好好好，不嫁，不嫁！」男人的笑聲鑼鼓似的震天動地。

金穗穗抬手捂著耳朵，眉眼彎彎如新月，唇邊笑意怎麼都壓不下去。

雨不知何時停了，天邊彩虹若隱若現。

馬蹄聲達達遠去，風兒調皮，掀開少女帷帽一角，醉了無數人的眼睛。

「我就說金將軍的小女兒貌若天仙！」

「哪是貌若天仙啊，明明就是天仙！」

眼見著到了皇城，金穗穗遠遠就瞧見一抹明黃攜著眾大臣翹首以待。

「爹爹，皇上在前頭呢。」她拍拍金大勇的手背道：「我在這不好，我去宮宴上等著吧。」

「這樣也好。」金大勇點點頭，將金穗穗抱下馬，親眼見著她上了馬車才繼續前行。

「恭賀金將軍凱旋！」

金穗穗在車內聽見遠處響起高呼，鹿眸淚光點點，懸了三年的心終於落地。大家總算回來了。

慶功宴設在了最為精巧奢華的雍和宮，此處一步一景，就連宮中最常見的琉璃瓦九曲廊在這都顯得尤為巧妙。

金穗穗踏入大殿，殿內鶯聲燕語漸低，她抬眸對著坐在上首的那位雍容華貴的婦人甜甜一笑，正欲行禮就聽見一道溫柔婉轉的聲音——

「穗穗快來，讓本宮瞧瞧！」

金穗穗沒猶豫，熟稔地走上前去乖巧地行了禮，「穗穗給皇后娘娘請安。」

長孫襄見了金穗穗就歡喜，「如何？見著父親和兄長姊姊們了？」

「見著了！」金穗穗笑咪咪地答著。

「咱們在這說話她們聽不見，穗穗還能像私底下那般隨阿世喚我長姊。」長孫襄說著抬眸望了望，柳眉微微蹙起，聲音也大了幾分，「誒？我那冤家呢？剛剛還在的……」

長孫襄口中的「冤家」便是她那無法無天的幼弟，京都有名的二世祖——長孫曜。說話的功夫，只聞得陣陣馬兒嘶鳴聲傳來。

眾位夫人小姐以為是皇上，呼啦啦地起身就要行禮。

金穗穗也跟著起身，卻陡然瞥見門口立著一匹烏黑駿馬，馬匹形態健壯優美，毛髮被太陽映得如錦緞般隱隱閃著波光。

馬背上身著暗紅錦衣的少年噙著笑，劍眉星目，唇紅齒白，五官精緻惹眼，腳邊的一抹暗紅在風中漫不經心地起舞，像烈焰般灼燒著人的眼珠。

他俐落地下馬，披著陽光大步而來，比那當空的烈陽還奪目耀眼。

宮內騎馬這一行徑實在是荒唐大膽，卻唯有他獲得皇上允許，大家早已習以為常。金穗穗瞧見他這張揚的架勢，小臉一別，髮髻上的墜子隨著她的動作輕晃，恰好打在白嫩的小臉上，疼得她輕呼。

長孫曜一眼便看到了那個偷偷揉臉的小姑娘，咧唇笑笑，抬步越過一眾夫人小姐們，不管他人驚詫的目光，大搖大擺的徑直走到她跟前，將一包東西塞到她手裡，「小結巴，我吃不了，給妳了。」

金穗穗聽他在大庭廣眾之下喊自己幼時的綽號，氣得臉紅，索性轉過頭去不理會他。

油紙包裡散發出一陣清新的酸甜味道，她嗅了嗅，面上的愠怒忽然就減淡幾分，那是她從小就喜歡的糖漬青梅。

金穗穗低頭看了看手中的油紙包，上頭隨著光線隱隱流動的暗紋是蜜製齋的店徽，是她從小就吃慣的那家。

她自小體弱多病，爹爹娘親養得也格外精細些，久而久之便養成了嬌氣挑嘴的脾性，胭脂水粉只用彩雲居和點貴堂的、首飾只戴鴛鴦簪與金星輝的，蜜餞點心只吃蜜製齋的……個頂個的銷金窟。

爹娘與兄長姊姊在家時是他們買，不在家時便是長孫嬭嬭叫長孫曜去買了送來，可他懶得逛，每次都買上一大堆，她的小庫房已經快放不下了，去歲買的胭脂還是嶄新未用的，真是浪費。

長孫襄看了一眼金穗穗手中的油紙包，了然輕笑。阿世這孩子明明是特意去給穗穗買的，偏說是什麼吃不下了。

長孫曜懶洋洋地坐在金穗穗旁邊，隨手碰了碰她鬢邊垂下的流蘇。寶石珠子叮噠亂晃，碎光映在少女白皙的臉頰上調皮地跳躍。

她一臉嚴肅，扒開他的手坐得筆直，「阿世別鬧。」在娘娘面前也不老實！

「妳爹爹他們快到了。」長孫曜微微靠近，說著悄悄話，「妳不用再哭鼻子了。」

「我哪有哭鼻子……」金穗穗小聲嘟囔著反駁，一雙圓溜溜的杏眼已經往外看去。上面一對小兒女說笑著，下頭的官眷夫人們瞧了也覺得可愛。

說話間，外面傳來幾聲爽朗大笑。

「愛卿今日可要陪朕多飲幾杯！」

「聖上盛情，臣可就不客氣了。」

「臣妾／臣女參見皇上，恭賀金將軍平安凱旋。」

「諸位平身，不必多禮。」皇帝齊佑淮心情不錯，面上笑意未停下過，他掃視一圈，目光落在長孫襄身旁的金穗穗身上。

見小姑娘高高興興的，一雙圓眼卻濕漉漉的，他招了招手，「穗穗快來。」

金穗穗起身走過去，規規矩矩地行禮，「穗穗參見皇上。」

「自家人莫要多禮。」齊佑淮笑道。

金大勇看著三年未見的小閨女，高興得合不攏嘴。穗穗長高了，也好看了，他是個粗人，想不出太多漂亮的詞來形容，但就是覺得小女兒比天上的月亮還要好。眼眶熱淚滿滿，金大勇後退一步，鄭重其事地跪下。

齊佑淮見了忙伸手去扶，「愛卿這是做什麼？」

「臣一家出征在外，唯留小女一人在京……」金大勇跪在地上，哽咽出聲，「多虧皇上與皇后娘娘悉心照料教導，臣感激不盡。此後定當竭盡全力報效朝廷，讓大齊百姓都平平安安。」

「爹爹……」金穗穗小聲呢喃，眼眶跟著紅了一圈。

「愛卿快快請起。」齊佑淮也是眼含熱淚，「金家一家為大齊出生入死，朕為你照顧女兒本就是分內之事，況且穗穗懂事知禮，朕也是拿她當親妹妹看。」

長孫襄也笑著湊趣，「先生們常常誇穗穗，穗穗可比本宮那些皮猴子爭氣呢。」

她摸摸金穗穗的頭，「金將軍快入座吧，辛苦趕路，想必也乏了。」

「臣多謝娘娘。」

金家的坐席位於帝后下首，一千皇親國戚都要靠邊站，上等榮光惹來無數豔羨目光。

時辰差不多了，宮人魚貫而入，呈上菜肴美酒，一時間觥籌交錯，熱鬧非凡。

金穗穗坐在金大勇身旁悄悄將酒杯推遠，殷勤地給他夾菜。

水晶蹄花、螃蟹小餃、松瓤鵝油卷……宮裡準備的都是爹爹素日裡最喜歡的！

「爹爹快吃，都餓瘦了。」

「餓瘦」了的金大勇看著面前堆成小山似的碗，止不住地笑，一遍遍地摸著閨女的後腦杓，只恨閨女長得太快，不能像她小時候那樣貼貼小臉。

「穗穗也吃。」金大勇將一碟松仁玉米往金穗穗跟前挪了挪。

金穗穗卻是擺了擺手，「我不太喜歡宮裡的東西。」

宮裡的御廚為了增添菜肴的香氣，是以多用葷油，香是香，偏偏穗穗吃不慣那個味，沾上一點都會吐得七葷八素。

長孫曜老遠就瞧見了她皺成一團的臉，起身走過去向金大勇問安，「金伯父。」

平日裡乖張的少年規規矩矩地行禮，金穗穗怎麼瞧怎麼驚扭，忍不住彎著眼睛笑。

長孫曜看見金穗穗笑得臉頰微紅，自己唇邊也不禁揚起一抹弧度，彎腰貼近她耳邊輕聲道：「去我那，我那邊的食物是長姊宮裡小廚房做的，沒有葷油，連點心都沒有酥皮的。」

折騰了小半天的金穗穗已是饑腸轆轆，她聽了轉頭看向爹爹。

小姑娘頭轉得快，髮髻輕輕擦過長孫曜鼻尖，留下點點花香，他一楞，蹭的直起身來。

金大勇眸子半眯，盯著長孫曜看了許久，暗罵，這小子臉紅個什麼勁！

金穗穗絲毫沒注意身側的少年臉紅到了脖子根，見爹爹不做聲，便抱住他的胳膊晃了晃，「爹爹？」

「啊……」金大勇回過神來，「去吧去吧。」

金穗穗笑咪咪地起身正要同長孫曜離開，就聽見金大勇又開了口，「黍黍也去。」

金黍黍抬眸，看著自家小妹與長孫曜親密無間的樣子，瞬間領悟了金大勇的用意。她一言不發默默起身走過去，不著痕跡地牽上金穗穗的手將兩人分開。

金穗穗沒察覺幾人間的暗流湧動，仍舊一副笑咪咪的樣子，唇邊兩個梨渦乖巧可愛。

她拉著姊姊的手，覆在她耳邊說著悄悄話，「姊姊，皇后娘娘宮裡的東西特別好吃。」

長孫曜跟在後面，看著親親熱熱的姊妹倆，沒來由地歎了口氣。

一場慶功宴，別人都是熱熱鬧鬧的，唯獨他整晚愁眉苦臉，不過……

他隔著一身鎧甲的美豔女子，看向那個咬著蝦蓉餃的小姑娘，還是情不自禁地跟著笑。

月明星稀，宮宴已散，往日交好的都來同金大勇一一道別，笑著相約改日找酒喝去。

「那我回去啦！」金穗穗朝長孫曜擺擺手，轉身要上馬車，心情很好。

方才皇后娘娘跟她說家人都回來團圓，給她放了兩日假，叫她與家人好好聚聚，不用去上書房了——自從她被託付給長孫曜後，就被安排著入上書房跟長孫曜與皇子們一同讀書，權當有個照應。

明天不用早起念書，她高興得彎了眼，垂在臉頰的髮簪流蘇晃啊晃，顯得雀躍又喜氣。

她的肌膚白得晃眼，長孫曜眸子微眯，目光落在她臉頰上的一點紅印子上。

「呀！」金穗穗忽地覺得頭上一輕，忙抬手捂著髮髻，沒摸到髮簪，圓圓的鹿眼茫然無措，那可是她最心愛的髮簪！

「戴這做什麼。」長孫曜摸了摸流蘇底下墜著的玉石珠子，撇撇嘴，這玩意兒打人怪疼的。

她聞言低頭看向長孫曜，少年骨感分明的手中閃著點點光華，正是她的髮簪，忙道：「你還我！」

小姑娘委屈巴巴的聲音響起，惹得已經上了馬的金家人紛紛回頭看了過來。

金黍黍反應最快，燕子似的翻下馬來奔到長孫曜跟前，「拿來。」

其他人也隨後趕來。

金家的四個男人盔甲未卸，走路時滿是金屬摩擦的鏗鏘聲，極具威懾力。

長孫曜向來識時務，轉身上馬跑得飛快，還不忘回頭朝金穗穗大聲道：「趕明兒給妳買新的！」

「這小王八羔子，從小就喜歡欺負穗穗！」金大勇嘴裡罵著，騎上馬就要去追。金穗穗怕長孫曜吃虧，忙拉住爹爹的手，「爹爹，阿世跟我鬧著玩呢，我們不理他。我睏了，想回去睡了。」

女兒聲音軟軟的，金大勇瞬間熄了火，「好好好，咱們不理他，回去睡覺。」

「好！」

夜深人靜，金家一家路上說說笑笑，惹得月兒也笑彎了腰。

翌日清晨，朝露濕了行人衣衫。

長孫曜靠著柳樹雙手環胸，抬眸看了看緊閉的金府大門，以前金穗穗都是在門口等他同他一道去上書房。

他懶怠地直起身子，扔了手中的柳樹枝子俐落上馬，馬鞭一揚，馬兒疾跑，濺起的沙土染髒了他的黑靴。

他心想，也罷，少了個慢悠悠的小累贅，只是心裡卻是空落落的。

到了上書房坐定，先生很快到來，開始慷慨激昂地講燭之武退秦師。

講至興奮處，他喜笑顏開，大讚燭之武能言善辯，是百年難遇的奇才。

長孫曜腳踏在椅子上，手撐著頭，恣意瀟灑的樣子與一眾坐得筆直的皇子對比鮮明。

他百無聊賴地望向窗外，覺得今日這課出奇得枯燥乏味，懶散地打了個哈欠，轉過頭來把玩桌上的小木盒。

左邊的那張桌子空空如也，長孫曜更覺得無聊，見外頭陽光明媚，正適合放風箏，他抬眸瞥了一眼背對著學生們講得正手舞足蹈的先生，拿起木盒子十分熟稔地翻了窗，身姿靈活得像隻雀鳥。

一眾皇子習以為常，只是看了兩眼，年紀小些的臉上寫滿了羨慕。

「長孫曜，你來說說燭之武為何……」先生手摸鬍鬚，慢悠悠地轉過身來，瞧見長孫曜的位子空無一人，微微愣住，忙不迭小跑到窗邊，還能望見那個跑得飛快的少年，青綠衣袍衣袂翻飛，十分囂張跋扈。

他氣得鬍鬚發抖，手握戒尺連聲嗟歎，「朽木不可雕！朽木不可雕！」

「東西都備好了嗎？」金穗穗惦記著早晨要與爹爹他們一起用飯，昨夜就吩咐人將牛筋用砂鍋煨了。

夏蟬提了食盒過來，「都盛好了。」

金穗穗打開蓋子看了看，牛筋浸在湯汁裡色澤鮮亮，軟糯得微微顫動，香香辣辣的味道溢出，是爹爹素日喜歡的那個味道。

她滿意地合上蓋子正要走，忽地瞥見院牆上頭的青綠枝葉沙沙響動一陣亂晃。

現下明明無風，她嚇得止了步，黑白分明的瞳仁都在發顫。  
唰的一聲，枝葉被扒開，一個俊朗少年突然竄了出來。  
那人煩躁地摘了頭上的葉子隨手拋下，「爺明日就把妳院子外的這棵樹給砍了！」  
「阿世！」金穗穗仰頭看他，語氣略帶愠怒，又覺得無奈，「你又蹺課了。」  
長孫曜撇撇嘴，不甚在意，「上課實在是無趣。」說著躍入院內，掏出袖中的小木盒，「妳瞧瞧我給妳帶了什麼……」好東西。  
他話還沒說完，忽地聽見一道爽朗的聲音——  
「穗穗，去陪爹爹用飯？」  
長孫曜一愣，下意識轉頭看去，小山似的男人已經踏進院門。  
視線相撞，大眼瞪小眼。  
金穗穗看看爹爹又看看長孫曜，櫻唇微張，不知所措。  
長孫曜咧唇一笑，大大方方地打了招呼，彷彿翻進人家女兒閨房的事不是他幹的一般，「金伯父。」  
金大勇氣得瞪圓了眼睛，指著長孫曜，看向自家閨女，「他經常這樣翻進妳的院子？」  
金穗穗看了看長孫曜，少年耷拉著眉毛，活像隻犯了錯的可憐狗狗，她忍了笑為他說話，「爹爹，阿世以前從未這樣過。」您不在的時候，他都是光明正大地闖進來的。  
金大勇看小女兒笑得甜甜，還時不時衝長孫曜彎彎眼睛，一顆老父親的心頓時酸了。  
不過……他二人青梅竹馬，從小一起長大，知根知底的，家世也匹配。長孫曜那小子雖然胡鬧，但是對穗穗是沒話說的，從小到大為了穗穗沒少跟人打架，更何況兩家交情頗深，穗穗若真的嫁過去，必會被長孫老弟兩口子當做掌上明珠疼愛，不會受委屈。  
一息之間，心思已是百轉千迴，金大勇看長孫曜的目光溫和了不少。  
金穗穗左右看了看，親熱地抱住金大勇的胳膊，將話題岔開，「爹爹餓嗎？我餓了。」  
金大勇聽見女兒說餓了，頓時將長孫曜拋到腦後，牽著她就走。  
長孫曜站在院中，低頭看著手中的小木盒子，東西還沒給呢……  
「阿世？快過來一起吃早飯呀！」  
嬌氣軟糯的聲音響起，長孫曜抬頭看去，金穗穗正回頭朝他招手。  
淺金色的陽光落了她一身，本就白嫩的肌膚被映得如雪似玉。  
金大勇也隨即招呼了一聲，「過來一起吧。」  
「哎！」長孫曜毫不猶豫地大步跟上。

待到茶餘飯後，一家人坐在一起。

長孫曜偏頭看了看金穗穗輕聲道：「去放風箏？」

金穗穗抬頭瞧瞧外頭的天，碧空如洗，微風吹得樹葉沙沙作響，是個遊玩的好天



氣。

她定睛看了一會兒，還是搖搖頭，「不去，我要在家裡等娘親回來。」

長孫曜皺眉，知道她是想出去玩的，正要再說說，忽地聽見金大勇開了口——

「你爹娘呢？」

「昨日是十五，他們去廣臺寺吃齋燒香了，後日才回。」長孫曜隨口答道，轉頭繼續同金穗穗說前些日子新得了個美人風箏，五官靈動，觸感細膩，摸上去宛若一個冰肌玉骨的真美人。

他口若懸河，說得活靈活現，金穗穗好奇心被勾得亂七八糟，「真有那麼神奇？」

「那是自然，我何時騙過妳？」長孫曜揚眉輕笑，「不然去我家看看？」

金穗穗抿了抿唇，圓眼微微耷拉著，有些為難，「這……」

她想等娘親回家，可是也想看看阿世口中的美人風箏到底有沒有他說得那麼神。

「去吧。」金大勇哈哈笑道：「回來也給爹爹講講那美人風箏多厲害。」

金穗穗聞言還是有些顧慮，「可是娘親……」

「左右就是兩步路的功夫，等娘回來了我去叫妳。」金河清抬手，如願以償地摸到了小妹軟軟的頭髮。

金府與長孫府對門而立，一東一西，佔了京中最好的兩塊地兒。

十幾歲的小孩子哪有不貪玩的？金穗穗聽了高高興興地起身。

一直默不作聲的金黍黍也站了起來，面無表情地盯著長孫曜，「我也去。」

長孫曜：「……」

同金府的不拘小節不同，長孫府處處靈秀風雅，一草一木的置放都是用了心思的。金穗穗跟在長孫曜身旁，途經荷花池時兀的瞥見池塘裡養了好幾尾胖嘟嘟的大鯉魚。

「咦？」她不由得停下，蹲在池邊瞧了瞧，「阿世，長孫嬸嬸的錦鯉呢？」

長孫曜走過去，側頭看著金穗穗笑，「母親說錦鯉看膩了，換幾條新鮮的養。」

金黍黍瞥了一眼長孫曜，淡淡哼了一聲。

長孫曜挑眉，趁著金穗穗沒注意，彎腰沾了點水彈在她臉上。

「阿世！」她猝不及防，沒躲開，面上的水珠晶瑩閃光，咬著櫻粉的唇氣得跺腳，揚手去打他。

哪料他躲得飛快，撩了礙事的衣袍跑遠，「妳打不到！」

金穗穗身子不好跑不快，便不理他，扭頭去找姊姊給自己擦臉。

「這臭小子從小就這樣欺負妳。」金黍黍瞪了一眼長孫曜，拿了帕子幫妹妹把面上的水漬擦乾淨。

「可是只有阿世會陪我玩。」金穗穗垂著眸子，低頭看了看自己嫩白得能看清血管脈絡的手。

她自小體弱多病，不常出門，偶有幾位來做客的將門小姐們也嫌她走路慢不愛跟她玩，唯有阿世不嫌她，日日拿了新鮮玩意來逗她笑……雖然有時候也挺討厭的，

會故意捉弄她。

長孫曜遠遠看著，只見金穗穗低了頭，垂著眉尖，像隻可憐巴巴的幼鹿，他斂了笑，抬步又跑回去。

金穗穗正在收帕子，餘光瞥見一抹清新盎然的綠色，她抬頭看去，就見長孫曜將胳膊往她跟前伸了伸。

「喏，給妳打。」

「那你還躲嗎？」她歪著頭問，圓圓的眸子閃著靈動的細光，長睫忽閃，嬌軟可愛。

「不躲。」

金穗穗將手高高舉起，面前的少年面不改色，反而笑得更盛。

她忍著笑，小手輕輕落下，「我們扯平了哦！」

長孫曜揚起唇角，微微轉過身，餘光卻忍不住瞥向她。

幾人往前走著，忽然聽見小廝急匆匆的聲音，「少爺，太子殿下和凌公子來了。」

金穗穗聞言心尖微微輕顫，伸手理了理裙襬，細微動作之間已然悄悄紅了臉。

「阿世，你又蹺課。」朗朗聲音自遠處傳來，一名男子緩緩而來，墨眉星眸，挺鼻如峰，氣韻沉穩內斂，有如山淵川海。

長孫曜看見來人，眉頭微皺，「你應當叫我小舅舅。」

齊暄神情不變，「小舅舅，你又蹺課。」

長孫曜：「……」

金穗穗抬眼望去，目光掠過太子齊暄，不著痕跡地偷偷落在他身側的男子身上。那是出身江郡凌家的凌釋，凌氏一門人才濟濟，千百年間出過幾十位丞相、賢后，以詩書名世的有才之士更是不在少數。

凌釋便是凌家這一代最為出色的少年郎，三歲啟蒙，五歲能做詩，七歲熟讀史書通曉古今……少時被今上欽點為太子伴讀，前途無限。

凌釋不光腹有詩書，生得也好看，無瑕美玉般的謫仙樣貌，是無數貴女的心中夢裡人。

金穗穗也有這樣的女兒心思，不過這心思太讓人臉紅，她只匆匆看了一眼便收回目光，手中手帕纏繞，每絲細褶都是她懷春的心事。

長孫曜眼看著她紅了臉，揚著的笑容逐漸消失。

說話間兩人已站在跟前，金穗穗抬頭乖巧地打招呼，「太子殿下，阿釋哥哥……」

凌釋微笑，眸若溫和春水，「穗穗也在，也省得再跑一趟。」

長孫曜偏頭，戲謔道：「妳怎麼不喚我哥哥？」

金穗穗被這一句話弄得漲紅了臉，唯恐自己藏了許久的心思被人看出，忙支支吾吾地解釋，「你只大了我一點點，這不算大！」

「大一點點也是大。」長孫曜挑眉，不露痕跡地挪了兩步將凌釋擋得嚴嚴實實不叫她看他，彎了腰逗弄穗穗，「叫爺一聲哥哥？」

「不叫！」金穗穗扭過頭去不理他。

他二人自小就是吵吵鬧鬧，齊暄習以為常，轉眸看向金穗穗身側個子高挑的美豔

女子，「昨日匆忙，沒來得及跟妳說上兩句話。」

金黍黍滿不在乎地將被風吹得凌亂的馬尾捋順隨手往後一拋，烏黑的髮絲迎著風舞動，「沒事，你是太子，這種場合忙著應酬，不得空理所應當。」

一向穩重的人皺著眉，千言萬語只凝成了幾個字，「妳……可有受傷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那妳……」可有想念我？

齊暉沉默了，沒問出口，低了眸看向她的頭頂，「別再做那麼危險的事了。」

捷報傳來時，父皇對她讚不絕口，直道「古有平陽昭公主駐守娘子關，今有女將金黍黍大破北蠻營」，滿屋子的人皆是喜氣洋洋，唯有他驚出了一身冷汗。

「不危險。」金黍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，淡聲答了便不再吭聲。

齊暉同她一起長大，瞭解她寡言話少的性子也不再問什麼，只是靜靜在她身前，不露聲色地擋了劈頭灑下的炎炎金光。

長孫曜瞥了齊暉一眼，「你來做什麼？」

「給你送講義和功課。」齊暉回過神來，命人將東西遞給長孫曜的小廝。

長孫曜不甚在乎，看都沒看一眼，又轉頭看向凌釋，「那你來做什麼？」

凌釋輕聲，「來給穗穗送講義和後日要交的策論題目。」他說著，垂眸看向金穗穗，溫聲細語道：「別把功課落下了，先生說了，等妳回去要考試的。」

金穗穗沒帶婢女，紅著臉自己親手接過，甚至都沒敢抬頭看一眼，「謝謝阿釋哥哥。」

長孫曜瞥見金穗穗紅了的耳垂，漆黑的眸子凝出幾分不悅來，「不是說看風箏嗎？我們走。」說著，伸手拉上她纖細的手腕。

金穗穗護著凌釋的講義，「還是不去看了吧，阿釋哥哥說了先生要考試呢！」

齊暉看著長孫曜，一本正經道：「小舅舅，你也還是溫習溫習吧，不然等外祖父回來又要罰你跪祠堂了。」

「就是！」金穗穗抬手，踮了腳點點他的額頭，語氣嬌俏，「阿世總是胡鬧，當心將來沒人肯將寶貝女兒嫁給你。」

「那妳嫁給我不就成了？」長孫曜抓住她的手，面上扯著吊兒郎當的笑，眼睛卻是專注地瞧著她。

這種隨興之言金穗穗平常是不會當真的，可是……今日阿釋哥哥在呢！

她紅了臉，羞赧地掙開他的手，凶巴巴地踩了他一腳，「胡說什麼呢？才不要嫁你。」

小姑娘扭頭，拉了姊姊就走。

長孫曜看著她的背影噗嗤一笑，摸到袖中沒來得及送出的東西，他十分不滿地看向旁邊杵著的兩個礙事「東西」，開始攆人，「我這可沒有茶水。」

說罷，也不管齊暉與凌釋，轉身便走。